

陈丹燕著

968472

1247.57
7474

Letting-go by Chen Danyan

The first long fiction

of the auth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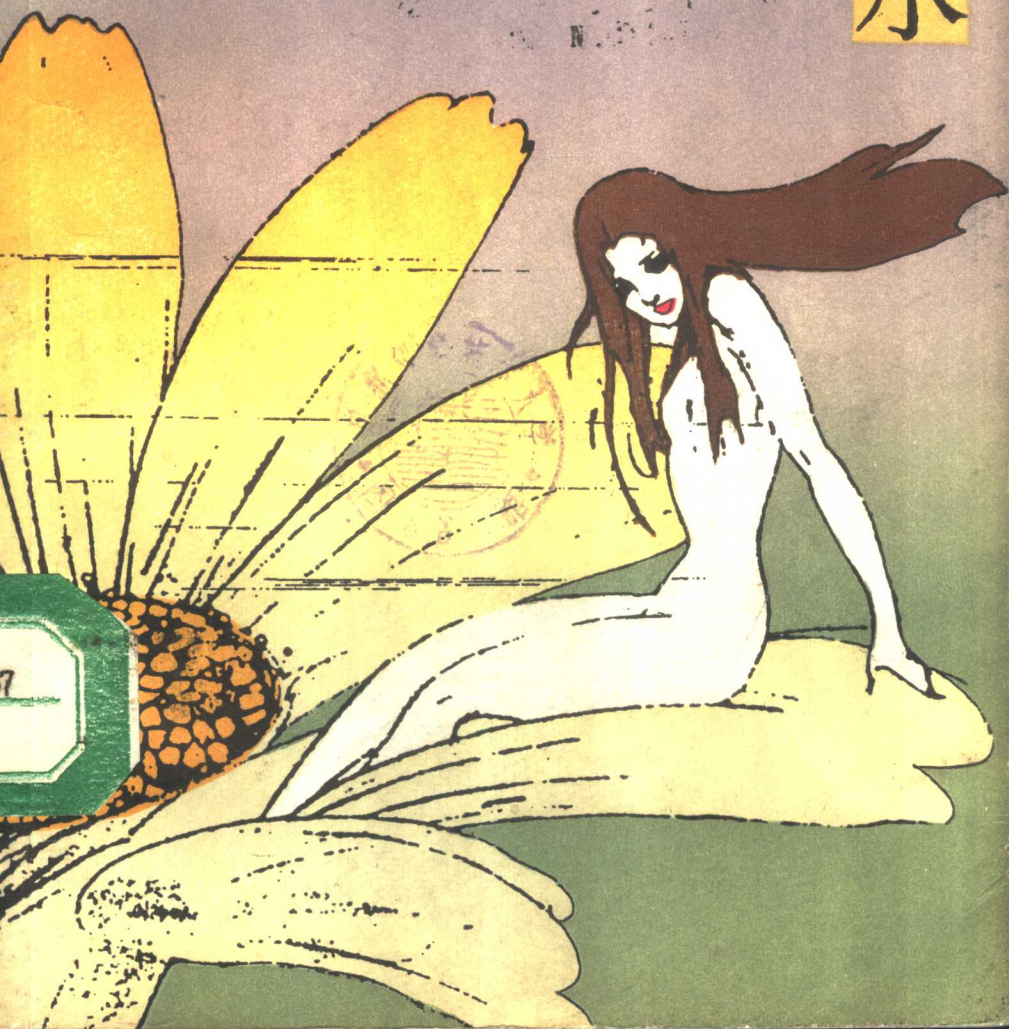
心

动

如

水

长篇小说



968472

I247.57
7474

心
艺出

上海文艺出版社

陈丹燕著

心动如水

I247.57
7474



F08312

ife,
bitter-

Chen Dan Yan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陆震伟

心 动 如 水

陈丹燕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插页 5 字数 153,000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321-0931-3/I·675 定价：4.1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女作家陈丹燕的长篇处女作，是一本独特的写女性文化的长篇小说。作品主要写爱情生活在女人生活中的位置，女人对新鲜、浪漫爱情的不断追求，以及女性的感情矛盾。小说侧重于人物心理、情感的细腻描绘与剖析，展示了男女主人公心灵深处的涟漪。

作品文笔优美，字里行间充溢着诗情画意，蕴含着哲理。



作者近影

第 一 章

漆成白色的过海轮渡在迫近岛上那长满茁壮青苔的轮渡码头时，熄掉了引擎，借了水波的流动，渐渐靠过去。黄昏的海湾和狭长的树木茂密的小岛，在夏末的时候被浓重而温暖的金色空气所笼罩，轮渡船就从这样的金色水波和空气之中，仿佛在酒醉时分，腹部和大脑如火燃烧，没有听觉，没有重量的时候所看到的外界那样，无声无息，微微摇荡着漂浮而来。站在轮渡码头的白色木栅栏旁的王海平，突然有了梦中一般的非现实感。

他不禁瞪大了眼睛盯住在渡船上穿白色长裙的年轻女人，她正扶栏而立。南方海湾里的渡船，经历了整整一夏天的台风暴雨，船上各处，在铁板接缝处拖下来长长的黄色锈迹，在王海平看来，那一长条的锈迹仿佛是一个惊叹号，提醒他，这条船的确将她带到了他的身边。船上的女人显然早已看见了他，她低下头，双手抓住大红的行囊，仿佛一只在大雨中独立枝头，被淋得透湿的大白鸟，紧缩着肩膀，紧张而恍惚地等待。王海平被她的神情突然打动，心里热浪翻滚，他感到手心里有了汗湿。

码头的白栅栏矮矮的，白漆剥落处露出发黑的木头，在栅栏的低处，纠缠着茁壮的攀附植物。在发黑的腐烂的木头旁开出深紫的花朵。花朵没有蕊，仿佛一只只由于苦苦思想着什么而合上的眼睛。

他和船上的女人谢莲，都是作协今年最后一届写作夏令营

的营员，一个月的夏令营，到了他们这一届，已经是初秋的台风季节了。处在岛上临海的夏令营的旧楼，被频频到来的台风洗刷得更加陈旧，在每个房间里，后来的人都会感到前面住过一个月的写作者留下的那种气味，一种进入了写作状态的非现实世界以后散发出来的激动而恍惚的气味。

比谢莲早到的王海平，坐在临窗的旧式木扶手的沙发上，看透过阔叶树闪闪发光的大海不停地在沙滩上进退，想着谢莲，夏令营和他设想了一千遍的他和她将要发生的故事，都有了如一部小说在构思阶段，写作者都会出现的意识模糊。他一时竟不能肯定真伪。

王海平是在一次非正式的先锋话剧连排时认识谢莲的。他居住的城市离谢莲所在的城市不远，是一个凋落的内陆城市，在古代的某个时刻，曾经是一个非常繁荣而且旖旎的小城，小城里所有的建筑都是古老的，白墙黑瓦，雕花的门楣，还有古老的高大的树木。无数条毛细血管一般的小河道网住了小城的道路，河里有鱼，河边的骑楼上留着雕花的美人靠，那是一种向外弯曲有致的扶栏。总之，这个小城里曾经是充满了晚清的那种雕饰而沉寂以及油滑的文化气息的地方。现在却已经不同。

现在作为一种文化遗迹保留下来的王海平居住的小城，每到黄昏，四处就蒸发出一种潮湿的、隔宿的、腐烂的奇异气味，搅和在地面散发出来的泥土与阳光的黄昏的地气里面，使王海平感到窒息。

在王海平满目全是谢莲白裙的时候，却将一生之事在心中一一显现。

王海平虽说从小生活在这里，但却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在后面大山里的农村度过了他至关重要的青春期，大山里像儿歌里唱的一样，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他怀着类

似落难公子的那种心绪，每天只和那个老和尚往来，听老和尚讲佛，是他青春期的第一种启蒙。庙前的山有着巨大的竹和巨大的树，那种绿到发暗的生命冷静的颜色，一直深入到他的思想的最低层，并停驻在那里。以致于后来他随家人又回到这小城里，一直感到自己的骨架在那无数个空气肮脏的潮湿的夜晚格格地长着锈。

他沉默不语地长大，变成了一个干净的苟简的穿着小城流行的小家子气的格子衬衣的茁壮的青年，然后他参了军。在军队里他在老和尚那里习得的毛笔字使他做了宣传干事，他在那里开始了写作的练习，渐渐的写出一些报告文学，渐渐的有了名。他像那些血气方刚的纵横国事天下事的报告文学男作家一样，使用着有领袖气概的冗长而激情的句子，军队是一个最容不得小家子气的男人的世界，王海平在那里丢掉了小格子的衬衣，改掉了一口柔软的乡音，等他到作协作为专业作家的時候，他已经变成一个由于终于摆脱了古城腐烂而宁静的生活而新生的，骨架坚硬，内心昂扬的男人了。由于军队的训练，他甚至有了帅气。他回到作协的时候，只以为自己可以摆脱掉军队作家统一的那种严谨的气味，使自己更加容易进入广阔的社会生活。

然后，他才恍然大悟，作协的专业作家，意味着他又将回到那个作为文化遗迹供旅游者参观的古城里去，他的家、他的土生的妻子都在那里的一栋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里，楼梯由于年代的久远，在无人行走的时候，也会兀自发出吱嘎的响声。

他穿着军队留下来的黄绿色的士兵军用衬衣，剃着军人的寸头在小城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最初还没有弄明白自己的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突然落到一床无声无息柔软而令人窒息的旧棉被里去了。他家的窗前临着一条小河，那河里时常

散发出死水腐烂的臭气，那种夹杂着水的森凉而格外难闻的臭气使他终于愤怒起来。

他去呼吁要把小城的河流全都填满，将已经居住了百年以上的肮脏腐败的房屋推倒重来，但是却被告知那是文化遗迹，是作为古董保存起来的，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从小到现在，他从来没见过小城造新屋。原来是把他们和那古城一样，作为古董陈列在那里去了。

他被狠狠地击了一棍。他只得又回到那里去。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看荷河的雕花板窗上的阳光如何寸寸轻移。妻子从来不多说些什么，只以为他又在构思什么巨大的著作，做了清淡可口的饭菜来，晚上老老实实在地迎合他，或者唱着一些软软的小调哄他爱哭的儿子睡觉。

他也当是自己要构思巨大的著作，作协的专业作家，不写一些大著作出来，好像是不对的事情。甚至他也动手写了一些，但不知怎么的，最初写作时那一股会在腹中窜来窜去的灼热的东西，怎么也找不见了。他不会激动了。

随着天色的渐黑，日日都是这样，小城的家家户户都静守着电视，看盗版来的香港连续剧，肤浅得令人诅咒的悲欢离合的声音天天磨着他的思想，而白天，这里则是安静而腐朽的，在薄薄的阳光里轻扬着邓丽君的歌声，流行音乐多少风情转变，在这小城全然没有痕迹，却只有邓丽君的歌，像这样稠重的空气一样盘桓不去。

他仍旧日日地坐在旧式的香红木的宽大书桌前面，企图构思一个伟大的鞭辟时世的著作，但是的确是不会激动，而不会激动以后，他竟写不出一行字来。只是从早到晚等待灵感到来的紧张的坐姿使他疲劳不堪。

于是他改为躺在床上构思，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而且还打呼

噜。夏天的时候，他像一个恹恹的艾怨的女人一样在床上躺着，这边竹席睡热了以后，就翻一个身，睡到另外半边去。有时在半睡半醒之间时，他心里沉沉地为不能完成作协的年度作品指标急上一急，但极快的，又睡去了，将一切置之度外。

他像一条鱼突然被河中突起的石头卡住，突然就只能在浅层的水波不兴的生活中昏睡与冥想。他在冬天和春天长成了一个由于发胖而变得格外健壮高大的寂沉的男人。

他试图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笔会，每次去旅行，当火车奔驰在他所陌生的田野和平原上的时候，他都很深地呼出一口气出来，感到自己的心又有一点跳动的意思了。在笔会上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说话，感到自己在即兴的谈话中机智敏捷，他甚至可以十个角度飞快地论述一把手枪在哲学、社会学、武器学以及心理学等等等方面不同的意义和内涵。有格外敬佩他的急智的人说，应该为他出版谈话录，这比他所有的作品都要精彩。只是他只能说，却再也不能写了。

写作是一种体力的劳动，当没有动力的时候，几乎的确是不能动笔的。

每次从笔会回到家里，他都感到自己的身体里空空的了。再次闻到小街上面散发出来的上百年的柴煤燃烧的气味，那种冷却了却不消失的燃烧的臭气，总使他暗暗恶心很久，在最初的一两天里，他总觉得自己有微轻的中毒征兆。

他时常感到劳累，他总是无精打采地对妻子说：“我累啊。”

妻子也就那样不解而心疼地看看他，为他烧一些小吃来补养。妻子在小城的小学里教语文，平时的爱好，就是看琼瑶和岑凯伦的言情小说。她就是那样一个不贪不泼不灵不秀的安分的女人，长着羊一样的双眼。

她一直觉得丈夫是了不起的英雄。

而他在这样的眼光里却越发提不起精神来。

他越来越多地睡觉，将本来坚硬的脸庞睡成了一块煮熟的冬瓜，那样白中泛绿。

后来，许多作家都开始叫不写作，不想写作，不能写作，连同那些从前并不写社会问题的个人色彩很强的女作家，也这样讲。王海平作为专业的作家，当然是最早听到这样的宣言，他几乎没有犹豫地马上认同，并在心里狠狠地舒了一口气。

他终于为埋藏已久的对一切的倦怠找到了一个壮美的理由。

他于是开始了一种奇怪的生活，他整日空闲，不写作，不上班，不做生意，不做家务。他感到自己像一片半空中的碎纸一样，随风飘动，没有着陆亦不上天。在酷热的夏天过去以后，所有的人，所有的树，所有被熨暑煎熬着的东西都空下一口气，准备开始新生活，王海平还坐在家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将做什么，能做什么。

九月一日的上午，他听到升幼儿园大班的儿子尖叫着冲出去与小朋友汇合，一块上幼儿园去。孩子纯洁清亮的声音，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与惊喜，像小鸟一样在圆石的又脏又旧的老街上飞来飞去，所有的生命都向往着欢呼的那个时刻，王海平听着酷似自己的儿子大声欢呼的声音，突然呜咽了一声，一阵热浪击潮了他的眼睛。他一边惊奇一边狂喜地等待着激动的心情的醒来，等待着泪水再次涌上来，流下面颊，他几乎是一个不曾哭过的男人，他感到自己的脸颊像久旱的田野那样渴望着泪水的流淌。

但是那心情像风一样过去了，眼睛迅速地干了。什么也没有。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整整一上午，真的什么也没再来。他只

觉得还年轻的心在胸前不停地跳。

由于许多人的不写作，大家又是年轻不甘心的年龄，于是便合在一块聊天，或者打牌。但是大多数写作的人，在数学和理性的思维上笨拙无比，他们只拣一些最简单的争上游来赌，居然也赌得昏天黑地，犹如麻将。王海平不时去谢莲居住的作协所在的城市会那班玩争上游的朋友，有时他们一连谈七八个小时的话，在某一个咖啡屋里，喝已经冲得极淡的茶和柠檬，弄得精疲力尽。

王海平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到谢莲时，会将自己的过去像磁铁路过钉子盒一样，将往事纷纷地吸到眼前。在很长的一段奋斗的日子里他来不及想，在后来感觉更长的昏昏然的日子他没有心绪想，而现在则不同了，所有的小门全都打开，过去，现在与将来叮当作响地向他眼前争相涌来。

那是一个刚来寒潮的冬天，北风夹着雨雪将至的阴冷，在黯淡的夜晚街道上恣肆，在话剧团遮着肮脏的蓝布棉垫子挡风的排演厅里，每一个观众都戴上一个狼的面具看戏。射灯照在很久没有清扫的地板上，照出厚厚一层灰白的尘土。穿着简陋戏服的演员在尘土上奔跑，地板被他们在求爱与挣扎的情境里擦出柚木的棕色细条。王海平打量着不多的观众，被面具隐去面容以后，他突然发现观众有着一致的气味，那种或者特别鲜艳，或者特别灰黑的装束与发型以及不肯平淡下去的身体反映出来的不甘的精神，那的确是一种精神，女人披在颊边长长的黑发，男人披在肩上的长长的黑发，在戏里一个穿了仿制美军靴的吉他手，慢慢弹着吉他在观众和舞台之间走过的时候，整个排演厅都散发出来粗糙而锐利、贫困而顽强、悲哀而不屈的个性的精神。戏很粗糙，演员也完全不能理解和表达在戏中隐含着的含糊但生动的精粹。然而，这个戏和在呼号的寒风之中静静围

坐于四周，戴着有化学浆糊气味的纸面具的观众表现出来的气味，使王海平深为感动。

排演完了以后，留了一部分人开一个小小的讨论会。大家走进一间小而同样充满尘土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烧黑的旧壁炉，壁炉里烧着很小的一团火，发出细微的劈啪声。王海平看到旁边的女人伸出穿着黑长袜，有细纤脚踝的腿，暗暗吃惊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不怕冷的穿黑毛衣和黑长裙的女人，他想起在初夏的六月，一次摇滚音乐会上，最后就是她站在圆桌上拼命跳舞，宛如一细条在狂风中燃烧的火苗，她就是谢莲。他们就像在筛子里最后留下的一小堆沙砾一样，在如潮如涌的都市人流里被最后留下，总能在那样一些非正式的场合遇见，甚至他们已经将彼此的脸看熟。他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散文作家，总写一些明彻的温馨的，微微含着忧伤的散文，她的作品精致如玻璃制品。而她也知道他是一个总写政治故事的作家，只是忽然什么也不写了，偶尔有应景的文字出来，干燥生硬，如一小截枯枝。

他们就这样淡淡地认识了，在周围的人讨论话剧的营营声中，谈了一些随意而机智的话题。他说：“真想不到这样写风花雪月的人能跳那样一种迷狂的舞蹈，也没想到会喜欢这种场合。”

她点着头笑答：“那你以为我应该到哪里去，应该是怎样的呢？是否应该去少年宫？”

后来，他们一路回家去，去海平住在作协的创作室里，离谢莲家并不远。王海平顺路送谢莲回家。

寒潮到来时的街道上，到处都因为寒冷和大风而变得生硬。一阵狂风过来时，就高高吹起谢莲黑色的大衣和黑裙。大衣鼓起，王海平感到这个单薄的女人仿佛会被风吹走，他几乎想伸手去拉住她。他当时并不知道，在下一个夏天，在台风季节里，他

们还会碰见，在过马路时台风高高鼓起了谢莲的长裙，那时他紧紧抓住了谢莲的胳膊，并说：“我绝不让风把你从我身边吹走。”

王海平从小长大的那个小城里，如果到乐声震耳的舞厅里去的话，可看到男人和男人一块跳舞，女人和女人一块跳舞，只有夫妻才共舞。舞厅里有人很响地吃着炒得极焦的葵花子，跳舞的人能感到鞋底有细小的壳发出碎裂的脆响。那个城市的街道两边，充满了明清时代的古旧建筑，高大、寒冷，在有些街道上，还能看到已经发黑但仍旧高耸着的牌坊。潮湿发黑的房子里传出音质平扁的音乐和地方戏曲响亮的锣鼓声。不能写作的晚上，只要妻子一打开电视，王海平总到街上散步去，在有燃烧的木柴气味的陈旧空气里，王海平有时觉得呼吸困难。他一向喜欢刺鼻的清新寒冷的空气，家乡稠重的空气开始使他发胖，但后来又快速地清瘦下来，甚至显得憔悴。有时他带着那个城市里遗留在隐密处使他不自觉的穿长衫者的气息，有时又带着他那城市外面的山地农民活泼纯朴的野性。所以，他时常会在受挫的沉默中突然焕发出带着文化底蕴的大胆与真挚。和谢莲最初走在寒冷无人的街道上，只见在黑暗的街角有被爱情燃烧着的情侣紧紧拥抱在一起，王海平问：“女人是不是不怕冷的生物？”

谢莲笑着说：“为了漂亮一点。与众不同一点。”

寒冷的路上，他们一直都在交谈，谈得很是机智有趣。他发现她常常会纵情地笑起来，笑声细细的，宛如一些在寒风里急速滚过的冬天落叶所发出的声响。作为作家的男人和女人，往往都很敏感，但大都将交往中的好感看得很淡，见着面时，嘻嘻哈哈，不见着了，也不想。也许是每天都在绿格子的稿纸上总是玩味自己感情的缘故，他们的感情往往已经松散，有一点像走了长路的双腿，比想跳舞，更想安静地伸直休息一会儿。

他们很久没有联系。全然不觉得那感情的潮汐已经逼近。

再见面的时候，又是看另外一出话剧的连排，那已经是初春时候。在入口的窄门处，有老树粗大的枝杈上新绿娇小如鸟嘴一般的叶子散发出来的湿润清香。他们在那股清淡的苦香里站了一会儿，春风将至，他们心里感到一种年轻人的愉快和怅然，怀着这种心情，他们一块进场。走到那间仍旧充满了灰尘的排演厅中，王海平看着身边的谢莲，她宁静而单纯地注视着舞台，带着某种稚气的顶真。当时王海平十分孤寂，但又没有明确的理由。他已完全没有了写作的毅力、情感和耐心。越是烦闷越是要读书，越是读书越是烦闷，完全不能摆脱对李叔同最后遁入空门的想象。有时夜深时到街上去散散步，将头发和衣服走得雾气潮湿。他把自己磨得面色青白。他绝望地想：当他的精神在冥冥中狂舞时，竟孤独到连对手都没有的地步。而且，他连表达自己的方式都已丧失。

这时谢莲看了王海平一眼，由于感觉到他目光的注视。那一眼其实谢莲是下意识的，但她眼光里麻雀一般的洞悉和警觉，突然使王海平一震。王海平被这样一震所震醒。话剧延续的一个多小时里，王海平视而不见地仰望着舞台，看舞台的秋千架上，有一个女人缓缓地荡着秋千，一边说着什么。那声音高亢而戏剧化，全然没有了女人说话本来的轻细，一边渐渐将谢莲这个异乡的，看上去与他所熟悉的女人那样不同的女子装进了他的心里。

然后他看到她手指上的婚戒，问谢莲为什么不和丈夫一块看戏，谢莲说丈夫是一个国外轮船公司的代理商，很忙。王海平注意地看了看谢莲的眼睛，但里面却并没有寂寞和怨怼的样子，而是平静，甚至是温存的。他不相信这个表情是真的。

在那个初春的清澈的晚上，他又送她回家。空荡荡的公共

汽车摇摇晃晃地从他们身边开过，警察下班了的路口，交通灯永远亮着红色。王海平小心翼翼地用一些话来撩拨谢莲，谢莲却只管一味天真无邪地将它当成文学圈朋友的玩笑，笑嘻嘻地且战且退。

到了谢莲家楼下，王海平看到开始含苞的泡桐树枝被灯光放大的黑影投射在她家有宽大窗户的楼房墙上。二楼窗上亮着灯，有桃色大花的窗帘，谢莲指着那扇窗告诉他，那就是她的家。

谢莲说：“你快回去吧，作协创作室晚上关门很早的。”

王海平却说：“我要装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来嘛。”那时他对类似的话并不在行，有一点心虚。一时觉得自己纯洁单调得就像一个中学生。

谢莲轻笑一声，转身跑进楼房投下的短短阴影里。接着，他听到寂静的大弄堂里，有钥匙开门的轻脆响声。王海平站在那里，幻想着他飞身上前，抓住谢莲的胳膊将她带走的情景。他看着那栋小楼又亮出一扇昏黄的灯光，照出玻璃窗上的雨痕。然后他看到谢莲的头往外伸了一伸，看到他，又很快地缩了回去，并关上灯。他仍旧站在那儿，听着紧闭的窗缝里传出细微的音乐声。是一支沙哑的萨克管的乐曲。他心里有一点激动，想着这个敏感的女人，他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明白，还是太明白了大智若愚。他不肯相信她如自己所写所说的那样，的确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他不相信世界上有幸福这个故事。他站在陌生城市的大弄堂里，仔细辨别着从窗子和窗帘缝隙里挤出来的萨克管曲调，他想象这个忧伤而性感的曲调是从谢莲家的那个窗户里传出来的。

初春的夜晚，空气里有一种潮湿新鲜的气息，温暖而无风。王海平站在那里，突然想起了自己很小的时候，在山里看到的一

座小寺庙。小时候的他，是一个健康但心里怀着莫名恐惧的小男孩，他站在一尊被香火熏黑了的小小的木头神像面前，心里却感到了宁静，那种大而无边地将他包裹起来飞翔于天空深处的宁静。回想起来，他想，也许李叔同也是感觉到了这种宁静吧。他在那里站了很久，都市中夜归的人们匆匆经过他的身边，还有一只猫，悄无声息地走到他的身边，看了看他，沉着头踱开，宛如他所认识的一个哲学家的弓着背的身影。王海平看了一眼它，想：是否它也在傻等一个跑回自己家，绝不会出来的女人？这是否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呢？

这时谢莲当真已经钻到被子里，床头上放了一小盒零食和一本安徒生童话。回到家里，她从来不写作，睡到床上，她从来不读严肃的书。谢莲是直到大学二年级才有机会读到安徒生童话。从此，十三本一套绿色封面的安徒生童话就一直陪着她。她躺在枕头上的时候，对正在看集装箱资料的英凯说：“你来亲亲我好吗？”

英凯过了一会站起来，俯到枕边，用嘴唇夹住谢莲的耳垂轻轻一拉：“好啦，孩子都六岁了，还要这样。”

谢莲翻了个身说：“好，你不喜欢我了。反正也有人喜欢我，现在就有人在外面等着我。”谢莲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心却动了一下。

英凯淡淡地笑着回到桌边：“你这个女人啊，真是不知好歹，老实说，像我这样的丈夫，一万个里面也没有一个。”英凯当时也只是说说而已，谢莲听见了并记住了，在以后的数月里，这句话却反复在谢莲的心中响起，挥之不去。

谢莲独自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儿王海平在弄堂口的身影，他的瘦高的肩膀被外面电影院屋顶的广告灯勾勒出一线桃红。这